

唐君毅先生的學術與生平

李思華整理

主講人：曾昭旭

蔡仁厚

項退結

他不只是個讀萬卷書的經師，對華族整個文化生命而言，他更是一位安心立命的人師。

• 77 •

二十世紀是歷史上最紛亂的時代，物質生活的進步和追求造成心靈的迷惘，各家各派的學說思潮藉着大眾傳播工具無遠弗至的影響力，更加深了世人的徬

徨。生命學問的失墜，人文精神的忽略，使這個時代的動盪不安愈來愈嚴重。

唐君毅先生終生致力追求的，是欲實現其文化理

想、重建人文世界以澈底解決人類的大病痛。唐君毅先生，四川宜賓人，生於公元一九〇九年。十七歲入北京大學求道，後至南京中央大學畢業。歷任四川、華西、中央、江南等大學教授。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避難香港，與錢穆、張丕介兩位先生共同創辦新亞書院。數十年來，抱持着拓展中國文化的使命感，在海外為中國文化的反省與重整，燃起一盞最瑩潔明亮的昏燈。

先生雖不幸於二月二日逝世，享年七十，但是，他留下的典範和思想體系，已經和民族文化合而為一了。

他一生的著作，無論在「人生苦痛的負面反省與生命價值的正面開拓」、在「文化理想與人文精神的重建」、在「中國哲學的疏導闡釋」、在「中、西、印三系哲學的貫通統合」、在「伸論立人極成教化的根源」上（詳見王邦雄「從花果飄零到靈根自植」），都爲了完成一個大心願：「吾不欲吾之哲學成堡壘之建築，而唯願其爲一橋樑；吾復不欲吾之哲學如山嶽，而唯願其爲一道路，爲河流。」（唐先生語），可知先生所追求的不是哲學里程碑上的名聲，乃是欲

化身爲中國文化的血脈，引導人文理想實現於世界。牟宗三先生悼念他爲「文化意識宇宙中的巨人」，最能涵蓋唐先生的生命價值。

書評書目社爲紀念這一代哲人，特別在三月七日下午六時半舉行一個座談會，邀請了高雄師範學院曾昭旭教授、文化學院蔡仁厚教授和政大項退結教授。座談的題目是「唐君毅先生的生平與學術」，短短的三個小時，在肅穆、虔誠中過去了，許多年輕學生受到唐先生堅韌高絕生命的震撼，甚至落下了淚。

座談會尚未開始，會場七十張椅子已經坐滿，遲來的人，不久也站成了一排。曾昭旭教授先從唐先生在現代中國文化道路上的價值講起。他說：

總括來說，唐君毅先生是民國以來，真正站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立場上來看自己民族文化而有深入、成熟看法的人之一，另一人即是牟宗三先生。

中華傳統學術文化雖具悠久歷史，但是却沒有能够把自己之文化以一種客觀的態度去作一種反省，這工作後來受西方的影響才激發起來，初期作這樣反省的學者僅以客觀的精神來看，却不免產生偏頗；一直到唐先生和牟先生，他們一方面以客觀的態度審視，

另一方面又以承繼中國傳統學術的主體為抱負，如此來反省中國之學術才不致於隔靴搔癢，故我們在今天以一種受西潮衝擊以後，或說我們這一代可說是吃西洋奶水長大的人要真回頭來了解中華文化歷史哲學的話，恐怕不能不經過唐先生和牟先生。很遺憾的是，他們辛辛苦苦的為時代的使而努力耕耘了幾十年，而我們在臺灣號稱保衛、發揚傳統文化之基地，我們的學術界、教育界一直到最近的五、六年才漸漸知道他們二位的存在，在大學裏的青年也是在最近五、六年才開始慢慢的閱讀他們的作品。不過，這也表示說我們在長期受西方思潮衝擊以後，已能回頭來注意自己的歷史本位，所以他們幾十年的耕耘也可算是有個初步的收穫。

我首先要報告的是唐先生去逝前一、二年的情形，唐先生在民國六四年應臺灣大學的邀請來臺作短期講學，這是他第一次正式在臺灣講學。在此之前，數十年他都在香港，為中國文化的傳播和整理，獨自的、默默地作着艱苦的奮鬥。

他來臺灣第一次演講，在師範大學的禮堂，那時整個大禮堂聽眾至少有五百個人以上，唐先生非常的

驚訝，因為他們在香港作學術演講時如果有二十個人來聽講就算是很不錯了！所以他很興奮，覺得中華學術文化在臺灣如此受到重視是很欣慰的一件事。六十五年九月他到榮民醫院動手術，但是手術後發現癌細胞已擴散至橫隔膜，事實上並沒有根治。我們去看他的時候，給我們的印象是唐先生絲毫不以為憂，他在病房裏很少談到他的病，仍是很熱忱的跟我們論「道」，還再三的強調等他病好後，要繼續寫作。當下覺得先生有一股非常堅強雄渾的意志，他的這種意志可以支撐着他的生命繼續和癌症搏鬥，這種盡心盡性盡情盡我的意志力，出於他對傳統文化，中國學術思想有着篤實深切的責任和情意。唐先生回到香港，忘卻了自己的病體衰弱憔悴，需要修養，仍然每天上班處理所務，所開的講座也照舊上課，終於心力交瘁，支持不住。在生前，他沒有一日偷懶或者求取物質享受，他對中國文化道統，可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曾昭旭先生講完了，臺下沒有人發出一點點聲息，靜默為一代哲人悼念着，幾分鐘後，蔡仁厚先生接

着講。蔡仁厚先生從唐先生對師友表現的性情和風義開始。他說：

抗戰時期，歐陽竟無先生要唐先生進內學院做他的學生，唐先生不肯答應，歐陽先生大怒說：「七十年來，黃泉道上獨來獨往，想得一個同路人而不能。」唐先生受感動而俯身下拜，然而仍不肯做其弟子。這表示接受一個生命上的老師，有比敬重其人更重要的事，這是唐先生弘毅誠摯真性情的表現。

三年前，唐先生來臺講學，一位研究生想以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識論做博士論文，唐先生跟他談過後，就勸他放棄。唐先生認為，如果對儒佛二家的學問沒有真切的了解，便不能把握到新唯識論的理路，如果對熊先生的生命人格和哲學思想沒有相應的契會和敬意，便無法了解新唯識論的地位和價值。這表現了唐先生尊師、尊學、尊人的真誠。

民國三十六年秋天，唐先生離開中央大學到江南大學任教。唐先生離開中大，是因為牟先生在中大任哲學系主任受一位資深教授的誤解和排擠，牟先生轉至金陵大學，唐先生因此同進退，亦離開中大。唐先生的性情充滿俠義古風。

唐先生的著作可以約略分為三個階段，各階段之間又有過渡期，最後一部可以總結他的思想體系的書是「生命存在與心靈九境」。

第一階段有三部書，是「人生之體驗」、「道德自我之建立」、「心物與人生」。前兩本書着重在開發人生的智慧，建立道德的自我，決定生活行為的方向。「心物與人生」則是對話體的論辯，在引導人透顯體認生命的理想。由這些比較主觀的道德生活的反省，進而審視客觀的社會文化的影響和重要性，於是可看出各種社會文化的活動，都有道德理性的運作。道德理性乃是一切社會文化的基礎。這就是「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一書的中心觀念。這部書提出了一個文化哲學的系統，但仍為過渡期，向前開展，就進入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有四部書，為「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這幾部書不是學院式的哲學專著，但充分表現了唐先生的仁心悲願，和對中國文化的寄望。同時，唐先生寫成了兩大冊的「哲學概論」，兼顧中、印、西方三系的哲學思想。這部書所

以爲過渡期作品，是因爲唐先生是以此爲基礎，要再回頭疏導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脈絡。

第三階段的重點在此，所以他此期著作以「中國哲學原論」六大冊爲代表。這部大書是在通論中國數千年來各個時期的哲學思想，以析疏其中演變衍生發展的線索。在唐先生去世前不久才出版的「生命存在與心靈九境」是他哲學思想、人格立場的總括，也是他強調哲學的最高境界，係在人直接藉著實踐生命向上的追求以達到道德境界的最後肯定。

唐先生把自己全部生命投注在疏解中國學術思想的涵義和倡導人文精神的發揚，維護中國文化的延續，爲我們留下了一個真正儒家生命的典型。

蔡先生接着說明「典型」的內容，分爲「真切的人生體驗」、「深厚的文化意識」、「開放的會通精神」。末了，他說，「告慰唐先生在天之靈，要大家對文化學術產生責任感，對民族文化產生信心，進而研究發揚，開創中華文化的新生命。」項退結教授也給了大家幾分鐘沉思的時間，然後，他開始談自己對唐先生的印象。他說：

五四以後，西化似乎成爲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潮流，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不是心存輕視，就是有意忽視。因此造成中國學術界在某一個時期有如處於真空狀態。到國外去讀書研究，縱然民族自尊很強的人，因說不出中國文化到底有些什麼，就不免易於向結構體系分明的西方認同。簡人在民國三十八、九年在國外就有這種苦悶，但因訂閱「民主評論」雜誌，常常讀到唐先生的文章，感受到他的那份文化意識，得到許多啓發。所以，在對中國學術的認識，我受了他很大的影響。

其次我讀他的著作，深受他內心的誠摯而撼動。從許多友人處得聞他的生活、待人、平日的談話，知道他是一位真正追求道德生命的實踐者。

唐先生雖然沒有到國外唸書，但對西方哲學非常瞭解；他不懂德文，只能從英文譯本中讀黑格耳，唐先生却能有適切的批評和領受，其會通的能力十分驚人。

在這個時代，大多數人都了解經濟的力量，足以影響很多，而看不見文化的力量。今天的世界的病痛，並不是因爲物質太少，而是因爲文化哲學不足引導

人心。唐先生最清楚這一點，所以，奉獻自己的一生從事挽救文化危亡的工作。從唐先生的著作和人格中，我們看到民族文化的實際和希望。紀念唐先生首要承續他的工作，我們都該有「捨我其誰」的自許。

項教授講的比較簡短，主席看看錶覺得還有時間，就請曾昭旭先生再談談唐君毅先生。這一次，他從自己的一些經驗談起。

他提起自己早歲生命的狂妄，但接觸到唐先生的「人生之體驗」，生命的偏頗頓然釐淨，而真正開始懂得憐憫、謙虛和尊重別人。他又表示，因為先生的個性是屬於多理障的，所以不論是思想、生活、讀書，心中總是疑難衆多，稍有不通之處，內心便不得安寧，必須多方思考，以求貫通融會，因此，唐先生對人生哲學，對生命的基礎與寄託，特別易於有接觸，亦易於對普通人的遭遇產生同情與警覺。「人生之體驗」的正續兩書是唐先生在向世人陳述人生理趣並指點人生上的種種陷阱之作。接着曾教授引用唐先生的話：「一般之求人生之向上者，其所嚮往之理想環境，及其向上之行程，與其向上所依之心性，皆處處

與一向下而沉墜之幾，相與伴隨，亦常不免於似是而非者之相幻惑；因而人真欲求人生之向上者，必當求對此沉墜之幾與似是而非者，有一如實知與真正之警覺；人亦恒須經歷之，以沉重之心情負擔之，而後能透過之，以成就人生之向上而超升」來強調，唐先生認為人的存在都有價值，人的不能安頓，由於理想的不得實踐，而不是由於人沒有理想。所以，他建議一個從來沒有接觸過真正中國儒家、道家精神的，如果想要入門的話，上述兩書及「道德自我之建立」應該先讀。

曾昭旭先生講得有點累了，但是喝了一口茶，滋潤稍微乾啞的喉嚨後，又開始分析唐君毅先生的哲學情調，說：

蔡先生已經敘述了唐先生學術上的三個時期，我想就唐先生的另一面來談談為什麼唐先生和牟先生截然不同。唐先生嘗說：「友人中唯宗三兄，能高視闊步，有狂者精神，然亦被時代折磨過甚，看似鄰於孤峻。弟之氣質說得好，本近狷與中行。說得不好，即鄉愿成份比較多，一切人皆若可相處。」其實，唐先生的「一切人皆可相處」正是他對世人皆有情意的表

現，他沒有辦法忽略這世界上任何一部份。因此，他內心的涵攝量也較他人更為豐富。同時，在學術上，他於各家各派都有敬意，所以沒有什麼書他不用心研讀的。所以，晚期的唐先生，說出一句話，往往照顧了每一個層面可能產生的問題和意見。他要告訴我們一個結論時，亦往往迂迴循環，將每一個可能涉及的義理與衝突都先行擬攝解決，這是唐先生性情導致，也是唐先生寬廣心量才能有的表現。這也是由於唐先生無盡的悲情造成，所以，他看人都只看見內在的本心，他認為本心都是向善的；他看各家各說的學說，也着重在那份超越的道德意識。唐先生最後一部書「生命存在與心靈九境」是他思想體系的大完成，就指出人的心靈跟生命在本質上是純一的，但落在現實上却可能產生不同方向，不同層次的表現。唐先生一生所要證實的，就是這些不同方向的層次表現，仍然是從道德生命出發的，因而，生命都有無限的可能性，可以讓那純一的道德生命展現。

曾昭旭教授最後表示，要透切的體認中國文化，

把握中華民族的精神，最簡便的途徑是先讀唐先生早期的作品，那些作品流露着對中國、對文化的熱情和理想，可以鼓舞激勵我們走這條路而不覺得寂寞；其次該讀牟宗三先生的作品，牟先生思想架構清楚，理路分明，當下可以使人肯定各種價值體系，最後要讀唐先生晚期作品，動輒上下五千年，沒有遺漏之處，也沒有矛盾之處，使人覺得自己的生命就是五千年生命的一環，覺得生命是在無限流傳着。這個無限的感覺即是文化意識。唐先生一生為疏導中國文化之抑鬱而辛勤致力，我們紀念唐先生，應以繼承他一生之志業互相勉勵。

座談會到此進入另一個階段，一些年輕人仰慕唐先生的人格與思想，均紛紛發表意見，三位主講人也一一給予答覆和補充，至九時三十分結束。走到街上，薄霧迷亂，但是風雨已經歇止，我忽然想起三年前在臺大旁聽唐先生上課，他偶而講的一句話：「真實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我們走的路子雖然不同，但是都必須向唐先生學習「活的真實」。